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書畫彙考卷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沈颺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錄監生臣鄒世俊

書畫彚考卷十八

刑部左侍郎卞永譽撰

書十八

元

虞集

虞伯生書雍公誅蚊賦并識卷 賦中小字自註

誅蚊賦

平江水鄉蚊蚋坌集予方窮居日以為苦因衰腹笥得蚊事廿有七古聖賢無一言之褒是為可誅也作誅蚊賦其詞曰

惟朱明之肇序兮迨白藏之紀時火流金而方熾露漱玉而易晞眷羲和之自東起咸池（日所出處）而徂西邁崦嵫（日所入山也見離騷）以頫轡歸濛汜（日所宿處也見選雜體詩）而匿暉旋羣陰之綽綽襲夜氣之索索爰有黍民（古今注號蚊蚋為黍民）出于廬霍呼朋引儔訝雷車之殷殷（聚蚊成雷見前書）填空蔽野疑雲

陣之漠漠梅聖俞詩云利觜踰麥芒之纖狹翅過春冰之薄其賦形而至眇其為害而甚博闕泰山之能負荀子蚊負山詎九牛之可搏漢書搏牛之蝱較爾力以何施念爾欲而甚約飲不過於滿腹性無饜而肆蠹若乃皓魄之亭亭萬木之欣欣悼永晝之執熱徙綠蔭以怡情遽見侵而稍稍復輕颺以營營白鳥營營見下注念炎熇之未去曾須臾而靡寧伺人於燕息則東家之夢何緣而見姬旦嬲宋子京有蚊蚋嬲人之句人於尊俎則鹿鳴之晏何由而娛嘉賓以是而肆

毒於人何名乎仁載引其類載鼓其翅但知進而忘退不顧害而貪利猝仙鼠古今注以蝙蝠為仙鼠之腹而莫追莫悔投秋蟲羅隱賦謂蜘蛛為秋蟲之網而自捐自棄銜鬱攸而致燔望銀釭而還墜以此而速禍於己孰名乎智仁既不足以强名智又不足以自蔽徒肆情以饕餮競鼓吻而嗖噬宜先哲之永歎謂通夕而不寐老子云蚊蝱嗜膚則通夕不寐見莊子慨蠢蒙其何識亦炎涼而絶義故有蓀壁琰棍椒房璇題疏寮谿其文綺繡甍煥其陸離圍鮫綃以雲幛焚椒

蘭而霧迷乃戢翼以遠遯縱含毒而莫施以貴嬪之被寵而不嚐不螫南史孔貴妃傳畏長遜之當路而莫近莫窺南史孫長遜本傳其或柴扉槿居遘室桑樞方親闈之定省政爨堂之卷舒或漂流於羈旅或迫促於郊墟乃引利喙以競進共逞貪心而自腴致晉室孝子獨嘗以身晉書殷勤云云而高郵貞女高郵有露筋小娘子廟莫全其軀嗟乎蚊乎貴者要者既屏息以遠止貧者賤者又窮欲而紛如顧余躬而何較念爾虐其有餘其間別種稟性尤酷實尖其背實

斑其腹實細其身實豈其毒感變化於天宫載惆悵於羽族仙禽遠害必翔於九皋神鳥覽輝乃集於王谷傳信之鴈目斷而莫至報喜之鵲日聆而不足此固曠然而難見爾乃頹然而難逐可憐爾之輕而翾不耻人之厭且辱也蓋嘗究厥譜系考于典集實蚩尤之餘孽始涿鹿之誅殛僅存釁血之遺餘致兹種類之蕃息見幽冥録或别派於腐壞或聚族於幽濕惟可夜游鮮從門入隳致身於雲臺而羽翼翾翾鶡冠子雲臺之高蚊蚋適以翱翔遽逞威於

河内而人馬藉藉古今注河内有人嘗見黍米許大人馬滿地取火燒之皆化蚊蚋飛去但類非於華胄實盡銜於毒螫宜見憎於世俗夫豈閒於今昔惟小日之昏昏臥柏寢而悒悒念白鳥之阻饑褰翠幮而聽入見金樓子曾醜類之莫去宜豎刁之僭逼此鑒既明汝惡既極將不復汝容而搏之特吾一振手之力爾固又將驅空中之蚊挫汝之精空中有物其名為蚊鬬蚉蟲之聲則挫其精僇江東之鶡而不復孕汝之形爾雅江東呼為蚊母此鳥吐蚊因以名舉所謂蚋者而族烹於秦鑊秦謂蚋取所謂蚊者而築

觀於楚廷楚謂蚊永滅蚩尤之裔庶使天下之為人臣者得以安其君大慰勤猛之志又使天下之為人子者得以寧其親不復使無用之物無窮之毒存於世此誅蚊賦之所以名也

右先太師丞相雍國忠肅公所著也先公文集舊刋蜀中成書未久燬於兵火曾叔祖寶慶府君將求而刻之湖南亦未及如志而運草而內附後先叅政實求之不能得眉州故人史公孝祥守興化聞黄伯固家有之邈

不可得也集在京師屬閩教授謝中物色之來報云有
軍官好書購得此欲藉手與集相見然終不能得之先
參政至淛從親戚韓大則得誅蚊草於侯頤軒道士處
葢大德庚子歲也故人閒上人亦蜀中同出東南之家
以舊故自吳門訪集臨川山中問此物所在出而示之
則三十六年矣而先參政亦棄諸孤十七年詩書之緒
不絶如綫感慨今昔血涕隨之偶得此卷録送上人貴
得存遺珠於既失尚故物之可求也元統乙亥三月廿

七日集謹識

宋之南其宰執惟虞雍公為最賢觀其詠蚊賦所謂使天下之為人臣者得以安其居天下之為人子者得以寧其親則知公之志誅惡鋤姦者欲以寧君親也其以忠孝教天下後世者至矣伯生世其家學能於聖時致身西清被寵眷也殊甚及閒寂中乃書先太師此賦以贈人其志亦有所在乎閒上人再見伯生其為我謚之和林魯威叔重父

謹題

因讀誅蚊賦深憐愛國情三公登閒諜四海失昇平早覺文章貴爭期德業成雲礽蒙世禄翰墨負時名丹丘柯九思賦

觀雍公少年之作可以豫見報國之志觀邵庵詳書之意可以深惟追遠之情忠孝藹然萃於一門嗚呼盛哉間上人同是蜀人故獨得之當刻石寺中以傳永久庶不為他時夜壑舟也至正十五年

乙未三月後學蘇大年頓首再拜謹書

黍民肆毒不勝誅屈宋文章太史書滄海遺珠留得在白雲深處伴僧居洛生王敬方

父作更生佛兒為命世英西州睹威鳳南國翦長鯨不厭朝廷小終扶日月明誅蚊賦重録妙墨世

從衡遂昌鄭元祐

右邵庵虞公手書其先丞相誅蚊賦藁也賦稿初藏於道士侯頤軒家後為韓大則所得獻于公之

先君子井齋先生後公至吳侯道士因龍興閒上人謁公于寓所一見具言賦槀公軒然而笑曰我已得之矣侯道士為之惘然蓋韓大則初假之于侯而即以歸于公家而侯初不知也元統乙亥閒上人謁公於西江遂書此以贈馬頭軒本洞庭仙壇觀道士其度師楊紫霞與侯亦蜀人宋季來吳一時名士之寓吳者若中書劉公丞相吳公皆與之交游名重於時寶祐閒自吳遊天台中書公為

之唱首作詩以餞其行而先少師平舟先生亦次韻焉先子與侯交游粗深每出以示之先子求至懇切而侯迄不與先子歿後三年侯亦相繼而逝其徒李碧山與椿相知因椿之請即以歸之至正甲午冬十月閒上人因持此卷訪椿於家而徵椿言椿惟侯之平日靳吝於兩家遺墨眎若永為其有既而卒各歸于其後人豈故家文獻不絶如綫而天固假侯靳吝以待我後人耶所惜者公之先

君子猶克親得賦稿而椿先子雖獲一見平舟遺墨而終不能得之於生平也今公既即世而閙上人已老椿恐事之或湮故為詳著於此云眉山楊椿跋

虞雍公誅蚊賦刻石䟽

宋丞相雍國虞忠肅公甞作誅蚊賦內傳後公之六世孫翰林侍講學士以文儒顯告老還江右而白雲閙上人與之有舊自吳訪之於臨川萢雍公

文集舊嘗刻於蜀而版遄毁學士後雖貴而雍公
集求之不得竟不復刋學士之父參政公大德庚
子歲亦嘗至溆物色雍公集竟不可得而僅於道
士侯頤軒處得誅蚊賦稾然竟藏於家上人以賦
稾為請學士為發篋取讀上人曰丞相真蹟不敢
望得學士手書一通東還吳則幸矣學士遂為草
草謄録而仍記顛末於賦後上人念學士詩文好
事者已悉為刋板若雍公之功業雖不繫於文字

有無而誅蚊賦僅存耳兼聞江右近經寇亂百不一存於是上人欲以學士所書賦勒之金石庶永久弗墜而上人老矣力弗逮乃以此賦歸于公之八世孫戡字勝伯者俾刻之勝伯既積學克世其家以世故棘蘼益貧困固宜寳而藏諸而猶慮夫泯而不傳抑亦負上人之意敢以是干諸好事君子見助焉則賦刻諸石無難者矣敢請至正十七年秋八月遂昌山樵鄭元祐書

此賦之作其有所指乎不然驅之足矣誅之不足以勝誅也豈其心欲盡殲闕乎闕而蚊有可殲者有不必殲者如曰掃出境曰殲厥渠魁不一施也南方蚊鳥一鼓吻而蚊億萬今有人焉作相於南鼓為和議之談而致於廷而咂我吮其闕之鵠乎斯人也何不幸而不受誅于公節鉞之下以快一時之死而寧受誅于千載史鉞之誅於萬死不可以贖之日吁可悲也已賦序云余方窮居觀者

遂謂其早年所作愚謂此二字雖外閫重寄而遥
制於中弗獲以信其大義於天下後世則身都將
相猶窮居匹夫同也於戲吾雍公誅鵰有術而付
之紙上空談為六世孫所録徒致憾於無窮耳諸
跋柯鄭陳楊輩皆其孫同時言稿之失而得言録
以遺於其亦既詳矣去公三百餘載而同其志者
吳下有沈啓南氏見録本而購藏之嘉禾周鼎與
苕溪張子静松陵史明古共借閱之鼎欲號此賦

為鵾以發公地下一笑明古子静閒子言相掀髯大喙是日正月上旬之終歲乙未皇明成化之紀元十有一年也鼎

此帖今藏余家往在無錫蕩口得於華氏中甫處少溪家兄重購見貽之物元汴

虞文靖雜詩卷

白雲護窓雪鳴竹地鑪深深火初熟樵客晨來午未還眞人自與燒黄獨

鑪中鉛汞輕千乘窓外日月飛兩螢尚有度生情未斷

侍人長跪授黄庭

玉臼搗霜月當户竹窓映雪書滿牀容來長揖不交語

自撥丹火燒山香

皎皎霜鶴立齋厨蕭蕭風竹鳴庭除窓間有容自髙坐

堂上眞人方讀書　十一月壬辰明復眞人約華陰楊

廷鎮閲中潘子文四明王安道談道話於徐中孚丹房

微雪灑空壓靜雲晏遂復終日即事雜詩

松陰鵲立候宫車風送飛花著白須水影漸隨簾側畔鶯聲祇在殿東隅近牀擬進新琴操載筆親題眞畫圖太液雨餘波浪動龍舟初試散魚凫　早朝

高閣丹青起中天紫翠分窻當太白雪門對九疑雲伐木山人去吹簫帝子聞塵中歸未得春思轉紛紛　録寄民瞻尊兄别後一笑虞集

虞邵菴書記并詩卷

凝峴臺記　四字隷書

尚書司門員外郎晉國裴君治撫之二年因城東隅作臺以游而命之曰擬峴臺謂其山谿之形擬乎峴山也數與其屬與州之寄客者游而閒獨求記於予初州之東其城因大丘其隍因大谿其隅因客土以出谿上其外連山高陵野林荒虛遠近高下壯大閎廓怪奇可喜之觀環撫之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而雨隳潦毀蓋藏棄委於榛藂茀草之間未有即而愛之者也君得之而喜增甓與土易其破闕去榛與草發其亢爽緣以横檻

覆以高甍因而為臺以脫埃氛絶煩囂出雲氣而臨風雨然後谿之平沙漫流微風遠響與夫波浪洶湧破山拔木之奔放至於高桅勁艣沙禽水獸下上之浮沈者皆出乎履舄之下山之蒼顔秀壁巔崖拔出挾光景而薄星辰至於平岡長陸虎豹踞而龍蛇走與夫荒蹊聚落樹陰晻曖游人行旅隱見而斷續者皆出乎衽席之内若夫煙雲開斂日光出没四時朝暮雨暘明晦變化之不同則雖覽之不厭而雖有智者亦不能窮其狀也

或飲者淋漓歌者激烈或靚觀微步彷徨徙倚則得於耳目與得之於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各適其適也撫非通道故貴人蓄賈之游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螣之災少其民樂於耕桑以自足故牛馬之牧於山谷者不收五穀之積於郊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枹鼓之警發召之役也君既因其土俗而治以簡靜故得以休其暇日而寓其樂於此州此州之人士女樂其安且治而又得遊觀之美亦將同其樂也故予為之記其成之

年月日嘉祐二年之九月九日也南豐曾鞏記

君作新臺擬峴山羊公千載得追攀歌鐘殷地登臨處花木移春指顧閒城似大隄來宛宛溪如清漢落潺潺時平不比征吴日緩帶猶宜向此閒郡人王安石為裴使君作南豐先生以嘉祐二年九月九日作此記先生是年登進士第而歸鄉之時也裴侯名材記不書名亦致敬邦君之意後七十八年其從子紆守撫重刻之久之石又亡又後二百年雍虞集書并附王文公詩一首

南豐曾氏新建文定公祠堂記 十二字 篆書

君子之欲行其道者時王之制有所不得為則推其法意之所得為而為之此聖賢所以無不可行之時也昔者諸侯之國其昆弟子孫得以公族為大夫為士有田有祿以養之國有宗廟世守其祭祀百世之子孫祭於大宗五世之子孫祭於小宗而祖考之神靈盎有所歸矣後世貴為公卿而無國邑恩澤無以徧及其族人於久遠君子原本而充類盡然傷其心焉是以有置義田

以待後人之冠昏喪祭者矣宗廟不立祭享無所君子酌於賢賢尊尊之意而不得有所為焉於其賢者則縁夫尸而祝之於社之義而致其敬則亦庶幾而已南豐曾氏自魯國公有六子其顯者三人文定公子固最賢子開之文如其兄而子宣最貴子固之學在孟氏既没千五百年之後求聖賢之遺言帝王之成法於六經之中沛然而有餘淵然而莫測赫然為時儒宗其文章深追古作而君子猶以為特公之一事云爾魯公没時公

弱冠未仕也家甚貧嫁孤妹九人必得其所奉母夫人至孝老死不衰葢其根於天性者純明得於經學者深至所以行其道者衆人固不盡識也是以官爵不過於郡守俸入無踰於常僚猶悉其貲力置義田於臨川郡城之後湖與屬邑金谿之南原立為規約以惠利其族垂三百年矣此所謂能行其法意於可為者乎不然何其能久也今其族孫元翊以其父正子之遺命作公祠堂於後湖之上使其族之人食焉而思其本居焉而敬

其身則公之遺意雖去之百世而烏有終窮者哉嗚呼公之至元翊八世矣於廟則已遠於社則已疏即其所遺田而祠之使羣情之涣者尚有所萃也不亦可乎元統癸酉祠堂成適予自京師歸臨川來求文以為記故為書此俾附諸義田規約之後而刻諸祠下云雍虞集記

南豐先生記擬峴臺謂其山谿之形擬乎峴山也

使他人屬筆必更引羊叔子事而先生終篇但述

風物觀游之勝及夫裴使君簡靜之治而已葢衆人之所必言乃先生之所不必言也王文公詩則終始引叔子以致美裴君葢賦詠之作與紀實不同各一奇也邵菴虞公並取而書之厥有旨哉又嘗聞先生既為臺記裴君畀田若干畝即先生所置義田今在臨川後湖者此亦奇事虞公記先生祠叙義田而不及此必别有謂然書以附于臺記之後豈亦牽聯可見之意邪太樸親得此卷於公

嘗有以知之一范文正公置義田于蘇子孫遵守至今不廢嘗竊歎以為世之若此者一家耳今讀學士虞公所著南豐先生祠堂記知先生亦有義田在臨川金溪世守規約與范氏同兩家盛德之長異哉夫以范公之忠義功名天下所倚賴而甫參大政以歿位不滿德焉曾氏三兄弟子宣為相子開翰林先生止西掖名位亦有差子開雖賢而魁然以儒學文章重者又莫先生若也嗟夫宋之

賢人君子若范公之與先生者希矣其君之國有不能保而二家之田獨至今存且將傳之無窮則當時不究其施有不足恨而其子孫所以為憑藉扶持者又豈竭其勢力之所可能哉觀於此者可以有省矣至正元年歲辛巳十月下旬東陽吳師道書於京師居賢坊官舍

右奎章閣侍書學士虞公書曾文定公擬峴臺記及公自作新建曾公祠堂記附以王文公臺詩以

遺臨川危素大樸甫積昔從公于京師自天歷以後公日在閣下而又總裁史事非大制作多不及親書又苦目昏今觀此卷道粹整密所罕見也至元三年正月十又六日門人九江方積同豫章楊鎰觀于鄔子柴

明年夏五廿又六日晚生清江諭丘同廬陵文容敬觀于金陵護龍河僧舍

金華黄溍觀

文定公初置義田令子孫本房不得食文昭公增
置田乃令食之太樸孰見其家規約云爾文定之
不自私文昭之均其施皆可書也吳師道又識
虞公篆法八法楷書曁文章皆萃美於茲卷而南
豐先生之文行又因以起百世敬慕於無窮焉非
苟玩其詞翰而已至元六年歲次庚辰夏四月十
八日金華王餘慶識于吾友太樸危君京師迎陽
坊之寓舍

至元六年歲在庚辰十月廿有一日沛南張引同豫章楊鑄敬觀于京師寓舍之湛然齋

曽文定公擬峴臺記王文公詩奎章閣學士虞公所製文定祠記三者又皆虞公手書之虞公蜀人今家居臨川文學與曽王兩公相望而此卷實具有之烏乎美矣太樸宜與曽氏子孫求貞石使吳中石工幷刻之臨川有禁觀焉晉安陳旅

前賢不茍作落筆便可傳世今觀元虞文靖公所

書曾文定公擬峴臺記附以王文公詩而跋之又書所作文定祠堂記于後二記一詩議論根據經然金石聲文章家取為楷式者是豈苟云乎哉元統癸酉適公病目歸田之後年六十有一矣而篆隸書皆端整若此非其平日運意精密筆路純熟惡能爾邪卷尾有吳元儒吳師道諸名人跋皆當公存日為危太樸先生題者蠅頭細書無一筆苟師道凡三跋尤精確有深意其可以繼公而無愧

也公書此卷後十七年而捐館又後百三十有四年璟覩于翰林修撰吳君原博所原博屬題因得留几格間臨玩數月乃敬識而歸之連城之璧不足多也成化壬寅中秋泰和羅璟于紫垣西之冰

玉齋敬題

觀擬峴山記跋語當是文靖為之重書而欲重刻于石道園學古録文定祠堂記末有并書篆三字則此卷疑亦當時書石之副今南豐曾氏祠下石

刻有無不可知然陳衆仲跋云太樸宜與曾氏子孫求吳中石工并刻之豈當時固未嘗刻邪當訪之臨川之賢璟再題

先生詞翰率爾雅端重觀之不覺起敬東白子識

右虞邵菴先生擬峴臺記四隸字南豐曾氏新建文定公祠堂記十二篆字楷書記文一通詩跋各一首書家者流所謂人品高師法古者殆兼有之此危太樸家物傳至左庶子吳君原博蓋百四十年

于今矣祠堂記及跋皆先生所著臺記出文定皆世所傳誦而王荆公詩筆亦與此時作者不同然則此卷雖謂之三絶可也原博博古能文且邃書法其以予言為將無同乎卷尾有黄晉卿題名宋景濂陳衆仲吴師道跋語又出三絶之外詩所謂尚有典刑者竊有慨焉姑識其紙隙以俟後來君子弘治元年戊申日南至長沙李東陽書

南豐先生曾公文章在宋稱四大家今觀虞邵菴

作公祠記稱公孝友至有義田之舉而作郡之政
又往往載諸史册有不可誣者則公之所謂文章
其亦異乎後世之文章矣昔人有謂公行義不如
政事政事不如文章其信然哉此卷今吳庶子原
博先生所藏蓋危太樸家物也噫太樸不能不有
愧於二公願以歸之原博其亦有由然哉弘治乙
酉秋九月朔台人謝鐸題

虞文靖公豆腐賛

豆腐三德賛

虞先生以老病謁告還臨川山中故人父老賓客鄰曲及族人昆弟子孫咸喜其歸也雞豚之饋狎至不敢不為之盡歡而齒豁目昏又性不喜殺生食飲之際未嘗如其意山中人有鬻豆腐以進者欣然樂之蓋盤飧至前目昏不能有所選擇隨匕挾所獲精粗骨肉不能辨也而豆腐盈豆如一隨取皆佳一德也齒豁每食肉輒塡齒隙非極漱剔不能去閒濡乾皆費咀嚼可取飽無

是苦二德也柔潔澹潤無殺生之惡三德也吾鄉仁壽在萬山中地高不宜稻而宜豆鄉中人食豆蓋多於粟成都人嘗嶄吾邑為食豆人而鄉語謂豆腐為來其云懷故鄉風物之美縁老年食物之便作豆腐三德贊贊曰掇山腴治仙漿軟於雲潔於霜舌生肥齒不傷君子食之壽而康肘後服玉舊有方傳之天下匪私吾鄉元統元年十月十九日横舟中書

虞邵菴詩翰

九月二日移柴門向水辱玄卿外史鍊師賦詩相屬及於老易之要佩服雅意忻懌亡已輙次韻一首為謝仙凡之語頓不類矣皇恐皇恐集再拜

老寄池邊舍新移竹下門髙人知獨樂妙語枉相存衣食隨年歲文章付子孫惟求園綺輩白髮共清尊

喜陳克紹自蜀中持舍侄書至用韻就呈上

有客持鄉信殷勤逺及門枯桑同我老慈竹頼誰存萬里迷歸夢蒼茫念老孫徧呼小兒子一一話親尊　先

丞相闕秦國夫人闕上枯桑駐烏郡以孝感所致雍公有辨烏賦答闕所示詩也闕近年更生大悲閣先公祠前生竹一本中間兩枝闕而復闕鄉人以為集當歸之祥鄉中及朝士皆有詩也是日榻中書

題闕

黄金鑄為鴨焚蘭夕殿中窈窕轉斜月逶迤動微風綺席列珠樹華燈連玉虹無眠待顧問不知清漏終邵菴

奉寄白雲閒公講師鄉契尊宿虞集上

古寺白雲閒鐘聲竹樹間唐詩留屋壁蜀道憶鄉闗橘柚霜前送袈裟雨裏還闕　三十載刻石玉遮山至正乙酉十月六日榻中書

虞道園荅翼之詩卷

集頓首翼之賢良學士閤下昔在朝著不能奉揚文翰之美歸來山中徒增悵惘從白雲寄示詩卷益見髙情輙綴鄙句卷尾而截留其前留之篋笥永以為玩也為劉彦明作得墓表數句敢煩大手代作楷書并篆額一

是不知彼中得石大小一是集久苦目障作字甚艱不復能多字也非恃愛厚不敢爾唯翼之千萬恕察聞令嗣為學甚好恨久不相見秋間當得會晤傾倒不宜契生虞集頓首再拜

吳郡名家盛有唐流傳風致到錢郎閉門三月梨花雨編寫千林柹葉霜客看舊題驚歲月僧將新句度江鄉莫愁芳舍淹遲久秋菊春蘭各自芳　右答翼之祕校枉教之意以奉千里外一笑虞集頓首

錢子工書越宋唐詩筒千里寄支郎揮毫曽見坐霏屑待漏尚憐靴滿霜商嶺歌殘紫芝曲釣天夢遠白雲鄉不迷故舊相思意酬唱同留百世芳

僕過吳中翼之庾兄出示虞先生所答詩卷輙亦次韻以寓羡慕之意時至元戊寅六月十又三日

金華胡助

聖代崇文邁漢唐相如詞賦早為郎天門侍燕常終日江閣懸車已十霜展卷得詩驚健筆感時懷

舊憶它鄉先生絶學追千古一樹寒梅壓衆芳

文昔以筆札從侍書公著書閣下公去國今十年矣去年夏謁公于臨川之里第今年秋將如懷孟過姑蘇錢先生出公手扎并詩示文伏讀悵然先生俾題不敢固辭至正元年九月十又七日新安程文謹識

巽之得邵菴所寄篇翰裝池成卷携以示余因有感於其愧悔之言亦次增諸卷軸𢈺貫上

漢庭有道起馮唐亦許明光對夕郎正為青雲凝
素髮故教白兎擣玄霜客來笑我臨書札禮達如
雲講射鄉閭老無時収衆望裼夫有日譜羣芳
筆翰風流說晉唐敢將拙惡比諸郎健豪日費徒
成塚禿髮年侵不待霜才士宜從鵷鷺序畸人合
住水雲鄉豈期天藻亭中老遠寄詞章勝采芳
良右嘗奉和虞公所答詩為謝適中州盧彦紀侍
官臨川遂書以煩徃逹後古愚編修見謂宜以附

卷末是年六月望日錢良右

虞邵菴與總管札

集頓首再拜上狀總管大尹相公閣下即辰歲事告成天地方泰蹔弭皇華之節尚系白雲之思神明夾扶履用清吉集令夏復過姑蘇不能少候騎氣之還已覺悵惘及承珍灑乃知追及惠泉益重不敏之皋然而千里明月通夕台星何異瞻對顏色也亭中清話秋仲閑翁自上京還方面及之節次當已達聽玆不復贅覿偕辱

位置造就倍費神用不勝感激集與弟兄皆宦遊四方先隴寄彼動輙曠引時歲無由一至托此於一二鄰近而已而食不足贍給今得此稍慰其望則集可以少抒其情然則閤下錫類之仁何可忘也引墨陳謝未究下忱之萬一惟冀保嗇方今龍飛御天求賢共理有若閤下治最久當簡在行膂大用匪朝伊夕集雖不武尚能泚筆來賀謹奉狀不備集再拜狀上

虞伯生歸田帖

僕自歸田後當時故人俱在天府而集以目眚又不能起居遂成路遠近紫巖自維揚來出示此卷遂知大參本齋公之子季境自京還一時臺閣羣公贈行之詩也今人誦之神清氣爽飄然欲僊掩卷慨想復徵予題簽季境已留作字說寄之矣今重為書于是卷聊寓覩感云伯生

虞道園奉記都運帖

奉記都運大參相公聊致久別企仰之萬一采覽幸甚

虞集頓首

計相淮南重幨帷海上還頻煩紆智畧周慮及疲孱調鼎公宜早歸畊自得閒常攜相贈策扶老向江山

集至逍遥山見饒紫巖聞將適瓊華之圃當以舊闕瞻承風采因得附此起居紫巖玄門耆宿之士退食之暇必能少從清靜無為之論遂為傾企集又拜二月五日

虞伯生不及入閣帖 行草書藍紙本

集頓首再拜集伏審博士學士榮上適若劊不及入閣

奉賀千萬勿罪二畫贊托經筵掾持上望為分付幸甚

明日觀游誠恐院中難聚更告為請假一二日拜賜多

矣集頓首再拜丹丘博士公左右

楊載

楊仲弘水龍吟詞帖行書紙本

水龍吟　楊仲弘

鴻溝定約東歸又誰遣赤龍廻指青娥舞罷重瞳飲泣

斷腸聲裏半壁酸風原蹟風字旁注兩淮寒月古今興廢眇烏

江滿眼驚濤卷雪分明總是英雄泪　木末招招舟子載何人斷烟流水平沙盡處青山數點江東千里長嘯風前無人會我登臨此意但黄蘆古木夕陽四照有漁歌起

黎芳洲

黎芳洲滿江紅詞帖行書紙本

滿江紅　黎芳洲

鮑魚腥斷楚將軍驅虎鞭龍原蹟龍字旁注而起空費咸陽三

月火鑄就金刀神器垓下軍稀陰陵道隘月黒雲如壘楚歌四起山川都姓劉矣　悲泣喚醒虞姬和伊死别雪刃飛華髓覇業休休騅不逝遺恨烏江流水老廟頽垣斜陽紅樹盡付鵶聲裏興亡休問髙陵秋草空翠

干文傳

干壽道嘯堂集古録跋

嘯堂集古録跋

景春沈君居樂圃坊與予同里閈且嘗同游可村賀先

生之門一日過景春所居出嘯堂集古録見示嘗試觀之由秦以前三代之器若敦槃尊彝鼎鍾甬權之屬無所不有每列一器必模其款識而以楷書辨之刻畫甚精殆不類刊本讀之者文從字順如遊商周之庭而寓目焉可為奇矣坐客皆啧啧稱歎予謂景春平生寡嗜慾唯酷好收書有别業在閶門西去城僅數里景春昔嘗居之人有挾書求售者至必勞來之飲食之酬之善賈於是奇書多歸沈氏集古録其一也昔人有以千金

市馬者得駿骨與五百金逾年而千里馬至者三今景春嗜書與昔之嗜馬者何以異哉吳中多好古博雅君子將以載酒𢼊問奇字者踵門而來景春不寂寞矣客曰然請書之元統改元十一月廿又六日吳郡干文傳題

杜本

杜伯原與本齋札

本頓首再拜尚書相公本齋先生文侍舊臈率易晉拜

旌麾之下辱賜與潔殊慰積年仰慕之心宴盬稠疊禮意隆重何以克堪惟深愧感而已别來伏想福祥至止百神衛大萬士民之望旋膺鈞樞之任至慰本擬以正初抵杭方聞江上有阻遂自泰興江陰展轉留滯二月初方達吳門得會季野舍人同到金井山中瞻視岡巒形局寬大氣勢雄偉與聞相合謂為福壽之基亦頗如諸名公所論而鄙淺之見尚有可疑者蓋入手山脉直下稍長則乘氣勁急倘稍加轉換庶合古人增高益下

趨吉避凶之說必欲如閩中龜蛇之地山盡水聚生意藏蓄則未能悉其造化之妙亦非面對不能詳盡惟高明裁察茲因人便謹奉起居以致謝私併敢獻其一得之愚蕪率伏祈恕亮餘惟為國家衛愛式副對揚不備二月十八日吝吳中杜本頓首再拜上呈

張起巖

張夢臣贈李境詩

春滿維揚十萬家先公曾此駐高牙官廳寂寂留芳樹

舊館陰陰閉落花祠下繫鞍尋芍藥樓前騎鶴聽琵琶

歸來不異當時事一路東風帽影斜齊張起巖

黄公望

黄大癡手札

公望頓首再拜寧極路教先生閣下近侍誨談終日歡

甚奉違後連日不克款教渴心又將塵矣恃愛欲求大

手臨黄庭樂毅論二帖以為矜式雖天寒暎閣春温想

不廢執筆也片楮代稟統干心照公望再拜寧極路教

先生閤下公望摺申

黄子久書世説新語

外録

書畫舫云黄子久好作小楷圓熟中饒古意别有一種韻度葢自趙文敏公而下措不多屈定在俞和倪瓉以上今觀所書世説新語如飛鳥依人翩翩可喜真賞者當亟購也

汪澤民

汪尚書手札下及帖 行書紙本

頓首奉復季實博士鄉彦寓宣汪澤民謹緘

澤民頓首奉復季實博士鄉彦文侍王善夫至手札下及舊故足仞不忘隆寒遠審北堂壽福緜侍婉愉深用慰懌新安素稱名郡賢達輩出紀諸史册可徵也何期羣盜流毒一至于此所不忍聞往事已矣天佑此邦得精選新班

黄溍

黃文獻兔頴帖行書紙本内項氏李氏印不錄

滑比承遠賜誨墨及新茗之貺乏便未由荅謝兹辱珍灑與兔頴之惠尤用媿悚第以大閫專使一見即行索報甚武奉字弗謹尚容嗣狀以既所欲言首祈恕管不備三月五日滑代簡拜覆延慶堂上四窓大法師

黃晉卿腴晦齋銘行書紙本

腴晦齋銘　黃滑譔

王君仲致以腴晦名其齋蓋有取乎考亭朱子字元晦

之祝辭云爾夫所謂人晦於身神明内腴者復而通也今乃援其辭而左之者通而復也中致來徵銘則為之

銘曰

維皇播物終始一誠屈信相推迺色迺形有出于幽以豐而亨有入斯息明夷之貞而通而復與時偕行展也王君歛其華英退藏於密以觀其生與造物者游神之廷曰予庶幾天之性情我曷相之式彰茲銘

楊椿

楊子壽書虞公傳贊

虞秦公祺傳

祺字齊年蜀之隆州仁壽縣人遠祖永興公世南仕唐為弘文館學士由越徙京兆至七世孫殷僖宗中和中為仁壽郡通守有惠政號仁壽史君卒于官子孫因家焉歲久家富族滋大率好善積德又七世至祺父軒尤推行仁義家素倚牢盆為助宋熙寧末廢不舉軒出私錢二百萬以復之歲均所入以給諸親戚及鄉故之貧

之者坐是益困路而軒彝然自得後生祺甫丱歲知孝敬父母四歲口誦數百言既長學愈力咸以為軒陰德所致軒亦曰吾為善能責報于天殆是子也祺後登徽宗政和四年進士第初主華州蒲城簿改資州文學教授瀘州司刑漕事又加安撫司幹辦公事擢太常博士成都鈐幹成都通守除利州運判丏祠提舉華州雲臺觀未閱歲起為潼川府路轉運判官尤多善政改漕䕫後復漕潼川以疾卒于官年七十一子允文聰慧夙成

發由祺任補官祺年老遂棄官不仕祺卒後允文始擢
紹興二十三年進士第歷官至左丞相祺後以允文貴
贈太師秦國公允文宋史自有傳贊曰易曰積善之家
必有餘慶其弗信矣乎虞氏自仁壽史君而下世世積
善而始發于祺至其子允文資兼文武蔚然為宋氏中
興賢相自是子孫彬彬蟬聯簪組雖宗社墟而猶有人
焉不絕慶澤所逮不其久乎傳謂君子之澤五世而斬
者殆有時而不然也至正十三年春正月布衣眉山楊

椿謹書

歐陽玄

歐陽原功虞公文序并簡

雍虞公文序

斯文與造化功用相彌綸國家氣象相表裏故文人生於世有數文章用於世有時斯言若夸理實然也皇元混一之初金宋舊儒布列館閣然其文氣高者崛强下者委靡時見舊習承平日久四方俊彦萃于京師笙鏞

相宣風雅迭倡治世之音日益以盛矣于時雍虞公方
囘翔冑監容臺閣吾鄙有識之士見其著作法度謹嚴
辭指精覈即以他日斯文之任歸之至治天歷公仕顯
融文亦優裕一時宗廟朝廷之典册公卿大夫之碑版
咸出公手粹然自成一家之言山林之人逢掖之士得
其贈言如獲拱璧公之臨文隨事酬酢造次天成初無
一毫尚人之心亦無拘拘然步趨古人之意機用自熟
境趣自生左右逢原各識其職故自其外觀之如深山

穹林蒐着蓊鬱莫測根柢鉅野大澤汪洋淡泊不為波濤試測其中則日月之精凝結歲久皆成金珠龍虎之氣變化時至即為風雲孰能窮其妙也哉太史夏臺劉君伯温早歲鼓篋從公成均及為江右肅政使者近公寓邑乃衰公之文將傳諸梓書來京師屬玄為序玄惟李漢於昌黎子瞻於廬陵皆能知而能言者走豈為前人役乎第於公有世契生平敬慕公之文以附著姓名為幸又髙劉君政事之暇敦篤夙誼如是遂不敢辭而

為之序至正六年二月翰林學士承旨榮禄大夫知制

誥兼修國史歐陽玄序

玄頓首再拜伯温監司相公仁契玄去歲數四附書憲

府遂嚴未審一一達几下否春和遠惟履候勝常殊慰

詹遡書來知刻虞先生文足見高誼作序當求名筆乃

稱雅意諒切不敢力辭因便輙供藁去刻成千萬見惠

一本為感戕跡遂丐閒之請鄉里距貴治稍近專容修

竿牘之敎未中惟順序善葆不具備辱契歐陽玄頓首

再拜二月十一日謹空

歐陽原功贈季境詩

至正丙闕暮春亞相王公本齋之子季境補淮東宣閫奏差以公事乘傳至京師訪予玉堂之署臨別求贈言為賦唐律一首

南來驛騎錦障泥春雨都門鴈影低淮瀆慣迎膚使節浚郊曾築相君隄道逢棠茇思親憩家視槐陰與屋齊

江左吏吾吾舊友羨君年少躡雲梯廬陵歐陽玄

歐陽圭齋與季野札

玄頓首再拜季野府判相公仁友玄於左右雖踈而英罍稔甚矧於先清獻公實有一日之雅向歆克肖契誼不殊相望千里之遥情親對晤有以也夫近者李道盛雅以清獻神道碑見屬既而傳旨下諭不敢以病憊控辭已繕寫付李德今聞託張德常轉達第愧兵後罹憂百感交集何能發潛光之萬一太湖多善碑材刻成以拓本見寄為幸德常附海艎行匆匆亟奉起居草畧併

干台照容京歐陽玄頓首再拜　李眏照磨同致再三意玄又白

平心老人送自得詩

豫章熊君自得攜所著書入都城西山齋堂村山深民淳地僻俗美隱者之所宜居崇眞張宜相眞人偕往作詩送自得兼柬宜相平心老人歐陽玄先生去隱齋堂村境趣佳處如桃源西出都門二百里山之盭厔水浩疊一重一掩一聚落一溪十渡深而渾

羊腸險逕掛山腹蜂房小屋粘雲根立當阨塞若關隘
視入衍沃同川遼市朝甚通俗塵遠土產雖少人烟繁
鉏畬藝陸宜菽麥樹栅作圈能雞豚園蔬地美夏不燥
煤炭價賤冬常温前年熊郎入賣藥施貧者藥人感恩
熊君攜笈今就子繞舍木葉書縮繙崇眞眞人又繼往
况是偓佺之子孫紫簫夜吹遼鶴至林響谷應松風喧
登髙東望直沽口海日湧出黄金盆應憐㬎倩戀象闕
坐羨龎公歸鹿門

歐陽圭齋楊公墓碑銘 楷書烏絲闌紙本

元故翰林待制朝列大夫致事西昌楊公墓碑銘

前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渤

海歐陽玄譔并書

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楊宗瑞篆

額

延祐二年乙卯皇元初設進士科取士左右牓通得五

十六人至正乙酉丙戌間余與揄魁濟南張公夢臣同

為三史總裁暇日館中論及同年因嘆五十六人之中物故過半蓋三十有餘矣時西昌楊公賢可方上引年之章朝廷優異之以翰林次對政事令年余老退閒居劉上賢可之子準來求墓銘則斯文又弱一箇矣為之怊悵數日乃叙而銘之公諱景行字賢可號吟窓楊氏在諸譜諜中最詳西漢赤泉侯喜至東京太尉震及今千有餘年昭若指掌蓋由代有聞人紀載不失故也其族在廬陵者自唐虞部侍郎輅始遷宋忠襄公邦乂文

節公萬里皆出此族其自廬陵遷西昌者族甚繁然以科第入官實自公始馬曾大父克恭大父叔球考復圭隱德弗耀以公貴考贈承事郎龍泉縣尹公幼頴悟三歲記誦七歲能作詩龍泉原蹟泉字旁注公常令待側對客命題應聲而就龍泉公喜曰兒能繼先業矣他未暇論也稍長不事生産人或迂之則捧腹以示曰千斯箱在是焉能効諸君競刀錐之末乎初從師扚聲律賦賦諸葛亮草廬語警拔有奇氣師異之弱冠贛大家謝氏諸嫡

於父所親知加愛敬久而庶母遇其嫡子逾於已出閤
門千指芸爨令稱義門贛俗有疾事巫鬼多不謁醫公
力詆其陋一日忽首疢若有感公正色不為動夜夢神
人衣冠而語曰幽明異趣何苦相誚然君地坦夷繼此
遠到吾不能有加於君耳言已揖而去公寤而汗疢遂
愈賓興之初郡倅首以公薦既登第賜同進士出身調
會昌州判官會昌介萬山間地多瘴民不知井飲飲河
河水惡致疾公教民鑿井疾良已其為士鮮知學黌舍

敝陋公到割己俸表率好義者新作校宫若干楹增學田若干頃教養兼備士習一新餘力繕捕盜司公廨規措有法事竣民不知役邑嚚民號十虎大為民害公捕（下多諸字點去）寘諸法赭門以識其過者八人三年民丕變為善遷永新州判官永新往號吉之巖邑訟牒山委公先取隣境文移胥挂郡民者悉格不問民入詞於官擇其尤無情者痛繩之衆知畏訟乃簡官民田租歲久積弊稅或飛匿户多詭名公抉摘弊根釐正其籍糧以石計

者八萬闕千有奇居三月善頌大作以丁艱去官民弔
祭者自永新達白下縕屬不絶服闋除江西行省照磨
在寀屬中以儒獨見敬禮改宜黄縣尹抑豪横如會昌
覈租税如永新受知部使者聶公延世旁郡邑獄訟久
不决者皆移委公公聽斷明允用法不頗其所承鞫咸
得其情吏或舞䕺上諂秋官卒從公議陞撫州路推官
行縣按囚人稱無寃金溪之余宜黄之陶樂安之廖臨
川之許皆以譁訐持長吏短長恣睢不法有列其罪於

公公各底其罰戍卒尤五流民羅里自戕以誣平民公
直其事釋被誣者僧雲住發故官管運使墓厚訾鬻獄
知公不可干移其賂於權要禱以細故擠公公不少衂
亦莫之害遷歸安縣尹年及七十告老于朝拜翰林待
制朝列大夫政事至正七年月日以疾卒於家是年十
月二十八日葬州之螺湖金盤原娶嚴氏封宜人繼室
高氏皆先公卒子男五人介遠仁準毅克世其學遠早
夭女一人適陳孫男七人章朝順名昌文脫穎孫女七

人曾孫男一人公性廉正剛果當官臨政淑慝分明好
惡端直與朋友交悃愊誠一急於義舉如迫饑渴座主
李韓公晚紋爵命泰定初公在京師聞同年在言路者
欲上章申雪之數往見同年風切之以義同年感公言
章上遂還舊授自為布衣至擢科入仕始終以不負所
學自期未嘗刓方瓦合以適時尚亦未嘗為習俗所移
縉紳間論初科南士所至以政事稱者江浙如干壽道
江西如楊賢可誠不易得者有詩集若干卷雍虞公集

為之序廬陵劉公將孫謂其節制老成句法兼有二陳所長釆置雅南集銘曰仁廟抑吏始更用儒儒承休風所尚廉隅侃侃楊公廉匪近名曰予立志無負聖明我去吏汚守儒故常又懲儒迂盡吏所長治績至難尤難鄉邦公治曾昌能吏伏降再調永新又邇桑梓突未及黔善頌盈耳理棼如絲擽刃必割殖善如苗拔莠斯活宜黄善製美錦不傷庭無滯訟户無瘦粮紓餘不徐奮摯不亟靡威匪畏靡馴匪德少卿信臣其進明經康成

注律以誼定刑性習相漸有猶有薰人盡如公足疆斯文士生有文文足名世仕而能官官有實惠二美曷并公則兼有惠流無窮文托不朽念昔同升江右五士公與求師我銘其二維公壽考實多求師奕奕年家我心眖之有湖曰螺有原金盤德人斯藏生也桓桓宜黄之碑會昌之祠過墓者式眂兹銘詩

趙肅

趙彦恭樵林楓葉詩帖 行書灑金紙本

樵林夜鳴楓葉僧扉晝掩煙蘿夢裏好山十二不知何處雲多趙肅題

余闕

余廷心兩得從游帖行書紙本内李氏印不録

再拜啟上太樸内翰閣下同年生余闕謹封年字旁註至正九年七月十九日至

闕再拜啓史館兩得從游豈勝榮幸區區南行又辱盛餞尤其感烈也鄉暑伏想文莞優游雅候動履多福良

尉良尉友人趙子章北上觀光謹此附謝子章有學而能詩佳士也得公眄睞當價增三倍矣仲舉至道以聲景先中夫希元鳴謙諸先生處不及别狀望致下忱為感餘惟自重不具五月五日闕再拜太樸内翰先生閣下

柯九思

柯丹丘石屏記

高昌正臣博古好雅其燕處之室凡可以供清玩者莫

不異具石屏其一也異哉茲石方廣僅咫尺其文理粲然有高深幽遠之思焉絶頂渾厚者如山如嶽飛揚飄忽者如烟如雲横流奔激者如江如河斷者若岸泓者若潭或如林麓之蓊鬱或如禽魚之遊戲使董北苑僧巨然復生其破墨用筆不過是矣古之人遇物之異者必書其册若斯屏之異安得不為之書也因命之曰江山曉思復書其背而刻之至順二年夏四月望奎章閣學士院鑒書博士文林郎柯九思記

外錄

珊瑚網云余有紫檀界方一對首鐫行書云兀坐草玄風后為奸爾往鎮之世掌我編敬仲銘紹美製界圍雕鏤花鳥極精工信出自名手上飾漢玉昭文帶一粟米文一卧蠶文血蝕殊古而瑩潤面刻草玄閣佳器故楊鐵崖珍玩焉第妟相敬仲所記石屏如在或得與此書鎮共充韻齋玄賞則界閤之禽卉爭妍倩屏上之江山曉思而益勝矣柯

博士如有靈將仙風所觸應為我作撮合山也

柯敬仲次謙父詩帖 行楷書 藍花牋

謙父監漕有山林小像文器漕使為唱以詠之謹

次其韻柯九思頓首

青松白石豈易致綠鬢朱顏似謫仙鵷鵲承恩陪往日

麒麟圖像看他年身居鐘鼎多清事志在山林入短篇

倡和紛紛綴珠玉因知大府盛才賢元統乙亥十月錫

訓堂書

潘牧

潘牧次惟寅懷古詩

至正辛丑冬惟寅先生以懷古十二詩示僕讀之有古烈士慷慨悲歌之風當時大夫士和者甚衆僕亦忝居契家之好故敢次韻成章鄙俚可笑非敢以言詩也謹呈求教契生潘牧

吳都富且艷翠袖倚層臺歌吹凌春色旌麾駐越來繁華忽消歇珠玉風中埃歌一作息

青山瘞寶劒草偃千秋墓金凫入夜飛玉漏沈寒露轉盼陵谷遷非從鋏爐步

勾踐嘗膽日堅銳不謂無一朝獻西子越兵成大呼回睇長洲苑千秋生碧蕪

青山翔鳳凰紫氣繞吳闕玉泉湛若鏡靈鷲飛不還重瞳在何許泪灑莫能攀

翠華竟南渡夷門不復都長城乃自壞黄龍孰能屠空令二宫泣五國聽啼鳥

尚父擁王節錦衣當晝行輝光照閭里千載英風生至
今牛斗下還瞻紫氣横
懷古六詩謹次韻録上
弔古上靈巖日暮下琴臺蕭蕭紅葉落采香人不來鴟
夷稱得計勾踐亦塵埃
吳宫事已遠王謝宅亦無山鬼話亡國松關夜相呼白
露泣紅蘭青燈照碧蕪
荒丘壊古隧言是孫策墓墓草生輝光零零泣青露想

當立國時英雄稱獨步
南渡中興日君臣此建都共憤太宰讒子胥忠見屠武
穆何由死欲聽延秋烏
國亡喬木在烏鳴自闌闠人隨歸鴈遠春從沙塞還怨
別惟宫栁長條復誰攀
山僧講經地玉輦昔曾行寢殿野花落空巖雲氣生敗
亡猶得士千古讓田横
曹知白

曹雲西交訊帖 行書紙本內項氏李氏印不錄

知白手書拜記南金教授學士講下知白稍不交訊已極傾依兩日前復齋來知動定頗悉為慰且承與伯暘聯篇雅製尤感令岳母傾逝失於遺奠茲藥伯蒙處便謹附短書以致區區隨書緘上統鈔廿兩少充賻贈之儀望勿以輕鮮而為棼白是幸人行亟不及詳具草畧幸祈奎炳不具知白手書拜記二月望前一日

米 起 原蹟米字有疑俟考

米起山龍瓶帖 行書紙本內項氏李氏印不錄

米起頓首再拜鶴臯先生文侍久不致書尺而嚮仰之心常為之東注迹疎心邇期不以此為間也閒居中偶有一事奉浼向者家下初析之時有官窯山龍瓶二枚山龍旁注棒槌二字愚與白弟各得其一今欲以山龍瓶一枚相易庶幾為全璧可否試一言之就致敬雲西居竹二親家草草不謹米起頓首再拜　近自吳中得奇原蹟奇字旁注書數十種其金樓子漢武故事等書皆范石湖家藏然

所費不貲矣

鄭元祐

鄭明德彝齋記

王氏彝齋記

古之君子所以貴乎故家遺俗者豈特其名稱也哉其文獻有可稽其支䏻有可采其傳其授有可法可考夫若然者要豈一日之積哉宋渡南諸帥臣以功名顯者固不一若王襄愍抗節以死於苗劉之難賜居義興山

中其五世孫覺軒先生宋亡後以文儒起家官至蘭溪州判官當盛年便歸臥荆溪之上蘭溪君之子子敬父與其昆季仲德父子明父皆能力學以世其家文獻之傳有可稽可考重以三昆季博洽以考索嗜古而識精於是其家書傳子史百家之言三代兩漢尊彝罍鼎之器六朝以下圖史繪畫之屬象犀玉石製作之粹在他人或有一二物猶可哆然自足若蘭溪君之家殆所謂如行山陰道中千巖萬壑使人應接不暇向三十年前

其里人岳漢陽與君中表親戚子嘗從漢陽登君仁後堂所見歴歴固已若此今更一世其所增益必且百倍於昔時方泰定間子敬父尚無恙歲朝禱籤於大神之祠籤語有謂當獲古鼎是年果得商父丁彝於碓陽夾谷之家夾谷初不識為彝弟謂灞陵橋下出於漁者之網罟彝大容一斗重十斤其欝發而為文章雖五采爛錦不足以喻其菁華其模鑄之藻思雖妙畫重複不足以喻其巧神子敬父既得之則大喜以為大神籤語靈

眂若此至合海内博識之士觀之不獨推彛為三代銅器第一且盡讓子敬父之賞識為不可企及云未幾子敬父闕　至正十二年距父之闕二十餘年矣是年傳聞寇將犯浙西子敬父之子令顯字先大乃謀於其二父載貲以自隨必為貲所累固莫若窖藏之而盡室以避去先大尤念彛其先君子之所識賞乃沈彛於圍池之深屏處夜聞池中有物怒吼殊訝之於是出彛於水寄之他處比賊退視所窖藏與其萬金之貲千柱之室

皆燔毀掘鑿無一存者而彞也乃獨歸然獲存夫先大之先君子禱籖于神謂獲古鼎而是年果得彞固已神矣晏然太平之世豈料變起闕哉急迫之際沈彞水中而乃怒吼以規免於盜賊之手由此言之彞之神不可泯沒無傳也已案史傳商諸帝有沃丁仲丁祖丁武丁庚丁太丁若父丁則未之聞也夫獲父丁彞尚足以裨經傳之缺故歐陽公金石録每謂古器物銘款多可以證定譌缺是於世教豈小補哉先大念其家故物無

一存者獨彞為先君子所寶愛於是遂以彞名齋夫王氏世澤之醇彞能神之為之兆是相與永久無窮也必矣作彞齋記遂昌鄭元祐

遂昌山樵世壽堂録

世壽堂銘

古之君天下者歛福於其己以敷錫於天下之人故人有樂生之心無歎息愁恨之苦有壽考之徵無夭閼折傷之萌武王訪道箕子大經大法畢陳之矣而終之以

五福萃以為人君貌言視聽舉皆合乎天至於思而睿作聖則又無所不脗合乎天矣人君與天一致而無二則斂福於己者豈私其躬而已哉刑賞威柄惟天是循子養萬民惟天是法舉熈熈然遊於大和元氣之中甘露之所霡霂祥風之所披拂則其享遐齡躋壽域斷非厚誣斯世也氣錯而薄世澆而漓夫以孔子之聖而不獲斂福以錫民顔子之賢而不獲享有壽考此其扶輿而磅礴者或清或濁或媺或惡有不可得而窺度也比

雖媮薄已甚而王澤猶存民猶有享壽祺者然益罕矣故視曩時耆舊有傳耆英有會九老有圖蓋如鳳凰麒麟不可復見也已況自兵興以來鋒鏑之下燒刼之餘剿椓骨骸渺莽蕭瑟亘數千里無復人烟兵戢之慘未有甚於今日其幸存而竊活者方溝壑是憂又何知壽考康寧之謂乎而金壇張德常逈於吴中所寓之室扁曰世壽堂以奉其父天民先生居之先生今年八十歲耳聰目明氣神滋王其大父愛山先生年七十五歲而

終其曾大父定軒先生於書無不讀於學無不講宋季
趙信公最知人將起先生以共事先生知事不可為力
謝絶之日與漫塘劉先生實齋王先生優遊以終老其
卒也年九十有三伯父叔剛先生年七十有二至其兩
老姑今皆年望九十起居無恙世言壽有種豈信然歟
夫承平之日世享壽齡固足以夸艷今天下洶洶而德
常以才幹在吳縣由丞陞尹人稱其賢既能養其父以
孝聞又能推其上世耆年夙學以表章暴白之抑亦何

修何為而能若是耶豈昔之人當錫福之盛深培厚植
不少槩見於世故其世壽若此其未已耶德常今則施
之於用而其厚德之積則又在德常也遂㫖鄭元祐辱
交於父子四十年矣乃為銘其堂銘曰金壇之山實系
地胏山明川媧聿鍾人瑞卓哉定軒翁灼有見乎宋之
季身躋上壽名髙一世有子有孫俱享遐齡天何所閟
惟其德馨德馨苾芬三壽作朋永言世壽以堂以構壽
若有種善培滋茂良耜澤澤斯種斯穫我銘於鏶雖千

秋無數

尚左老人溪滸帖 行書紙本 前闕一行

德元學士佳公子侍次前日感氣到溪滸欲以稍訴不平不意從者方為令弟合巹殊倥偬不得闕盡其所欲言明發到西堠巧值清虛君出只得盤桓蜀以俟其歸鄉塵兩記見屬許以白粲使元祐得挂名常學與忠義之邦人均於不朽則記雖無潤筆亦誼在所當為令不肖無與而題者作譔人須當厚其禮以見勞不然則元

祐豈木石也哉以故專書上請元祐今見留西堠若有謝意即望遣一人來庶乎消泯不平賢主賓俱不失禮於野老也今高弟仲端尤為謹飭之士試以元祐此情言之仲端亦豈能私於其親也冬寒惟厚愛不一嘉平十日鄭元祐肅拜奉記

鄭明德齋課詩帖

齋課寫寄伯貞契兄併簡仲致舍人叔方孝廉也遂昌鄭元祐頓首

元宵懷錢唐

武帝親郊太乙神流光涵旭動星辰竹宮典禮猶存漢軹道山河已易秦香逕至今啼木客露盤無淚泣仙人紅鐙幾點東風裏猶是元宵一度春

錢唐江上雪初晴鳷鵲樓前月正明萬炬金蓮開火樹六龍翠蹕降瑤京簫韶並入鈞天奏宮掖讙聞下土聲猶是向來歌舞地鬼鐙寒雨暗荒城

甲子新歲

上元甲子天開日泰定更新詔下時親舍晚依吳子國
容窓山近偃王祠墻陰凤草春泥濕屋角鳴禽晓日遲
西堞梅華政如雪晚來横笛為誰吹

次韻蔣春卿見寄

華髮垂垂到鬢髯青春故故把人抛生同失木狙分芧
不及知風鵲有巢楚澤生涯千樹橘杜陵破屋幾重茅
此時歸老南山下不夢朱干舞玉梢

揚州一首寄嚴治中裕之

蕪城孤起暮雲中邉燧漂沈樓櫓空鬼燐不銷忠義血史臣誰著簡書功銅鹽利聚吴王國歌舞香殘煬帝宫惟有紅樓舊時月朱簾隨處卷春風

和徐生芾元宵有感

錢王宫闕莫煙平陸海金蓮此夜明潮去潮來淪覇業花開花落故陪京九天歌舞銷塵刼萬井輪蹄捲市聲今日桓伊江上笛卧吹落月下空城　子源學士泉行之教授當同發一笑元祐

朱德潤

朱澤民來翰見荅帖（行書紙本帖中小字自注）

頓首再拜復吳（原蹟吳字旁添）季實教諭即宜除朱德潤謹

完

德潤頓首再拜復季實教諭即翰學宣除春中王達善

山長過吳曾奉書去茲承來翰見荅乃知文旆尚留寧

國方榮甫來具審履候康勝且有玄墨之惠領外多感

今就封去畫大小四軸（郭熙風雨圖雙幅雪霽山行雙幅許道寧獨幅二軸）至望

目入便中更乞回字以慰遠懷專此以復將命餘容面

既以盡不宣四月廿一日朱德潤頓首再拜

朱睢陽白下長干詩帖 行書 紙本

白下長干春水生送子東書燕薊行幽燕路曼多荆棘

浮雲野甸春冥冥聞道彭城舊郛外暴骨遍野無人耕

念子欲行意良苦躡屩擔簦道誰祖家有慈闈鶴髮親

紉鍼為子完衣布毛檄韓箋未可期行行廻首望吳堤

倚門心切須早歸莫學温太眞忠義慨慷天下士斷裾

一事令人唑至正甲午七月望後朱德潤漫賦因以贈
別

蘇大年

蘇西坡未獲便郵帖 行書紙本

大年敬啓德常判府相公先生侍史別後未獲便郵有
疏申詷之儀且聞離練川時父老居民送者填塞扁舟
奉老親載琴書飄然而去豈不高哉遐想視政供養之
餘神相起居多福何生幼而有志於學久處州庠諸生

之列來過雲間謀為讀書養慈之計冀有遇焉先生思所以處之之餘希文照不一具白十月廿八日蘇大年再拜

蘇昌齡靜學齋銘 隷書䌷卷紙本高七寸餘長三尺餘

靜學齋銘

人生而靜於惟本性靜以成學斯得其正寡欲則存思誠則明艮背止止寂感相承死灰不然槁木多腐彼偏於私執一廢務學貴適用見學之工乾闢坤翕造物與

同徒好其名不核其實珉中玉表餘將不食昔我先覺載著善言嚴其始終毫髪靡愆豐功遺烈照映簡册二表忠蓋六經日月尚友古人有志不渝睎顔之人亦顔之徒勗哉徐君士惟尚志舜何人哉睎之則是至正辛

丑蘇大年銘

昔者儒先君子敎人為學必以静定端莊之工為治心養性之方若夫施之於日用而合其宜見之於事人而得其當物至而理融逆來而順應自非

靜定端莊積之有素行之有成鮮不脊矣晉陵徐
伯凝以靜學名其齋此其志何可量哉異日伯凝
以其所積見於所行有不負名齋之意者予將荷
伯凝之有成戊戌歲二月廿七日勾吳周砥
閒道藏修地山深祇閉門閒雲生几席流水繞庭
軒身逸心逾遠神明道自存著書應滿屋妙處可
忘言范致大

靜學齋說

吾友徐君伯凝以靜學名齋徵說於潯陽陶處仁愚謂靜之一字吾儒與佛老皆言之矣佛者曰定能生靜老氏曰清靜皆原於空寂言體而不及用吾儒大學首章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體用兼該始終兩盡必如是然後可以言學後世惟諸葛武侯知此義見於誡子書曰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又曰非寧靜無以致遠非靜無以成學格哉斯言今夫

人之有心以靜為體方其靜也一塵不生萬慮俱寂如水之平如鏡之空湛然虚明人欲淨盡天理流行顏子之終日如愚孟氏之夜氣所息仲弓之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良心所在莫非學也及其動也茍不以正則衆欲交馳萬慮紛擾存諸中則六鑿相攘處於室則婦姑勃谿天理澌盡人欲横流所謂視而弗見聽而弗聞食而不知其味者有矣而况於學乎吾想夫子之居是齋也將

以齊其思壹其慮以求至於安而能得以造夫大學始終之工夫不必淪於二家空寂之境也言未既伯凝笑曰吾子得之矣請以是書之左方

知府徐續字伯凝號靜學別號雪溪漁隱晉陵新塘人也當元末搶攘之時隱居立學是時偽吳士誠僭有蘇常等處聞續行義服人屢逼入仕續堅守不從吳元年講學無錫梁溪之滸適遭偽將莫天祐據邑以叛殺害使者我太祖高皇帝命豫章

侯胡公統兵圍錫旦夕屠城錫民驚惶哭聲動天
績計會耆儒張翼輩冒死投進軍門懇告願以仁
義説賊奉胡公鈞旨限爾後日率其妻孥來降免
爾屠戮往説莫天祐果能自縛納款全活生靈功
德及民大矣士民愛戴弗舍留其家焉遂占籍無
錫至洪武三年詔舉經明㣲然應聘第居首選初
任武岡尋改順德授中憲大夫在郡之日復能延
致名儒作養士類文教大行至洪武十一年三月

二十四日上憫衰邁尚居劇仕賜給驛舟送還鄉里欽奉勑諭如本府有疑難大事卿必同署會計鄉民無爵無德者不可同坐卿之子孫世世隨朝稱官稱舍人雜派差役一體優免及歸老於家優游林泉足跡未嘗一至府縣年九十七而終平生尤善詩文有雪溪漁集存焉王直

顧安

顧定之雪川奉別帖 行草書紙本内項氏印不録

霅川奉别忽又半載其如馳仰何時秋暑可畏人廻審

文候清適為慰不肖塊坐荒山無足為道法帖承出售

價金蓰然不至極令人瞻企耳欲就城收羅倉𡖖合醬

望吾友依數付去（旁注四十兩三字）者來為感非恃足下至契

豈敢如此干聒千萬望賜發來如受惠一也熱甚草草

不具顧安頓首惟明茂才徵君賢友足下

郗經

郗仲誼寄德機詩帖

詩寄德機判簿

十載無家客東西幾播遷已捹書馬券留作買山錢處處荆花好枝枝棣鄂連將車日來往便比草堂前六月廿七日書于吳中客船經

王德璉

王雲菴香奩八詠卷詞內評語原蹟

寶鑑凝膏温泉流膩璚纖一把青絲墜冰膚淺漬麝煤春花香石髓和雲洗　玉女峰前咸池月底臨風輕把

犀梳理陽臺行雨作歸來羅巾猶帶瀟湘水　右金盆沐髮

鐃雅評作家語自別雅筆如何可到

冰鑑懸秋瓊腮凝素鉛華夜擣長生兔玉容自擬比姮娥妝成只恐姮娥妒　花影涵空蟾光籠霧芙蓉一朶溥秋露年年只在廣寒宮今宵鸞影驚相遇　右月奩勻面

用事善斡運鐃雅評在第二句下

粉凝紅冰香銷獺髓鏡鸞影裏人憔悴梨花帶雨不禁愁玉纖彈盡相思淚　恨鎖春山嬌橫秋水臉桃零落

臙脂碎故將羅帕揾啼痕寄情欲比相思字　右玉頰啼痕　鍼雅評亦善描意

淡掃春痕輕籠芳靨捧心不效吳宮怨楚梅酸蹙翠尖纖湘烟碧聚愁蔞蒨　紺宇寒凝月鉤金瀲鶯吭咽處微偷斂新翻嫵態太嬌嬈鏡中蛾緑和香點　右黛眉顰色　鍼雅評前闋善於形容後闋因有嗚咽而有睛色

金谷遊情消磨不盡軟紅香裹雙鴛印蘭膏走滑翠生痕金蓮脫落凌波影　蝶徑遺跡鴈沙凝潤為誰留下

東風恨玉兒飛化夢中雲青蘋流水空仙咏　右芳塵

春迹　鈸雅評非舊時月色誰能道此

烟冷瑤檽神遊貝闕芙蓉城裏花如雪便俊仙郎同躡鳳

凰翎千門萬户皆明月自然見夢海碧山青天荒地老滿

身風露飄環玦高樓畫角苦無情一聲吹散雙飛蝶

右雲窗秋夢　鈸雅評栩栩蘧蘧結尤飄洒

碧藻文鴛交枝連理金鉞停處渾如醉楊花一點是春

心鶺聲啼到人千里　喚醒離魂猶疑夢裏此情恰似

東流水雲窓霧閣沒人知綃痕浥透紅鉛淚　右繡牀

凝思　鈌雅評用意措辭高出衆作

暗擲龍文尋盟鸞鏡龜兒不似青蚨準　好句　花房羞化彩蛾飛銀橋密遞仙娥信　錦屋瓊樓薄情飄性碧雲望斷紅輪暝珠簾立盡海棠陰待溫遙夜鴛衾冷　右金錢卜歡　鈌雅評雪月神仙話意

香奩八詠俱調寄踏莎行雲巷叟王德璉譔

雲間詩社香奩八題無春坊才情者多為題所困

縱有篇什正如三家邨婦學宫妝院體終帶鄙狀可醜也晚得玉樓子八作衆推為甲而長短句樂府絶無可拈出者雲菴老先生寄示躧莎行八闋讀之驚喜先生葢松雪翁門倩今年八十有三矣而堅强清爽出語娟麗流便此殆雪月中神仙人也謹以付翠兒度腔歌之又評付龍洲生附入詠詩於後以見王孫門中舊時月色雖閱喪亂固無恙也至正丙午春三月初吉錦窩老人楊楨叙

華清春晝賜溫泉綰脫青絲撒一編翠雨亂跳花
底月黒雲半掩鏡中天銅仙盤滿添香露玉女盆
傾拾翠鈿攏得雲鬟高一尺呂冠新上玉臺前

金盤沐髪

一片清光照膽寒玉容滿鏡掩飛鸞素娥照見黄
金闕絳雪鎔開白玉盤翠點椰尖春未透紅生櫻
顆落初乾好風與我披羅幙一朶芙蓉正面看

月奩匀面

天然玉質洗鉛華怪底偏將半面遮紅滴香冰融

獺髓彩粘膩雨上棃花救乾通德言難盡點濕明

妃畫莫加聚得斑斑在何處軟綃寄與薄情家

王頰啼痕

按樂圖開列滿堂春愁何獨損清揚蜀山烟雨雙

尖瘦漢栁風霜兩葉蒼索畫未成京兆譜欲啼先

學壽陽妝蕭郎忽有歸期報喜色天長一點黄

黛眉顰色

是誰屧走印微范便似石家春滿牀軟雪消時痕
見底好風來處步生香綵雲飛上鞦韆鐙芳草侵
來蹴踘揚毬似闕　成獨立綵鴛拾得在東墻

芳塵春迹

骨冷魂清酒力微路迷藉草是還非羅浮曉月相
將闕巫峽斷雲何處飛金彈撇過驚忽忽玉龍嘶
了尚依依不知直到鈞天所記得霓裳樂譜歸

雲窻秋夢

綵線添來日正遲香絨倦理一支頤心游飛絮渾無著身蜕枯蟬忽若痴花幀錯描愁伴覺金針閣住計誰知絕憐小玉情緣重到死春蠶始絕絲

繡牀凝思

紫姑壇上囑方兄忽聽呼盧擲地聲星斗未分牛女會陰陽先判雨雲生青蚨孕子寧無兆玉蝶化身元有情寶鏡重圓三五夜重摩半月問虧盈

金錢卜歡

香奩有二十題裁剪浴思信配凡四先生又有和

趙八節使廿詠尤膾炙於粉黛筵中惜逸去今補

琬何敢龍洲生章琬孟文謹拜跋

饒　介

饒介叟幻住詩蹟

晴松落雪踈如雨南風吹綠養天榆榆前開徧菡萏華

池上露涼渾欲語道人觀化無方所塵世茫茫横岐路

笑看草木歲時闕徑逐游塵何處去尋花摘葉情如許

公子歸來與師遇蕭蕭亦屋畫為圖是故標師之出處紅衣落盡蓮滿房碧藕留絲終幻住　至正廿五年冬十月一日過幻住出此卷乃知中峰與松雪一合相耳雖然峰亦留此戲後人也住幻思幻又造境幻又使人畫像幻今日復使我作幻語峰顧力耶抑遺下則劇耶當問庵主人華蓋峰浮丘先生童子紫玄洞饒介信手識之

饒醉翁雜詩帖

病中對梅花一枝欣然有作若有會也録似西塾

孟載季廸兩先生一笑介頓首

病中雅量豈堪論澄水能清撓不渾除却妙香無長物
祇應靜坐洗煩言幾叢晚菊今耆舊一樹寒梅老弟昆
留住鍾山安石里傍人猶恐我爭墩

書後見剩紙就寫上所有者夜坐一首

學默三年漫不譍流光一去意無徵緣知髮白因循染
道似山青自在凝猶有形骸生影迹却將文字寄名稱

一川月色多於水更著秋霜見底澄

夢中一首

流水無心競孤雲與客同坐深明月下行盡亂山中花落聞啼鳥松凉愛御風懸知皆夢境一笑萬緣空至正廿五年十二月十日在采蓮涇梅花樹下寫

東望大瀛海影落扶桑弓三洲直如矢正射三山中三山負曉日曉日波浪紅仙人不騎鶴所適多御風秦君家三洲長與仙人通即之不可見忽爾能相面翩翩頭

上巾舉舉塵中扇高談清闕暑知子不貧賤閒居寡良儔有酒不自薦此日亦足醉況得邦之彥小醉須解酲大醉不用醒平生慎許可祗有一劉伶太湖三萬頃七十二峰青頗貯山水秀閑門修酒經白雲生硯石疎雨洒窓櫺子上三洲去手杯猶未停 昨賦此送秦文仲博士還三沙令李察秀才來誦此遂書遺之芥叟記

饒介之抱疾衙門帖 行草書紙本內項氏李氏陳氏印不録

介白抱疾衙門忽辱車騎枉顧獲瞻顏色殊慰久懷後

一集亦足矣弟以不能走謁為慊也年粉秫漿聊以為禮雖不足具從人一供倘勿以訝而留之甚幸甚幸干瀆清嚴餘俟面雪不具介再拜白士行國士先生侍史

廿七日謹空

饒芥叟琴軫帖 行書 紙本

琴軫望力為取成就此琴今日所見諸物宜留下琴今送去煩看過贖解銅錢准明日送去草草介白事唯允

鄉姻畏友六日空

明日有便往杭州若附一書與蕭生發琴軫足來佳有此便敢煩不一不一廿四日介白事唯允鄉姻畏友謹遣

饒介之蕉池積雪卷草書粉箋高一尺餘長五尺餘

蕉池積雪姚公綬大書引首

蕉池積雪詩

舊有漢銅洗一作碧玉色受水一斗復有蝟白石上樹小芭蕉吾因置洗中名曰蕉池積雪彷彿王摩詰畫意

賦詩一首羣公時多次韻僅存師魯二篇句曲外史張

雨

洗玉之池劃圓嶠上有玉茵甘露零雪山凝寒壓太白
海氣正緑洒帝青是身非堅須長物絶境無夢遺眞形
寧令嚴霜凋翠草詎勝失水哀銅鉼

劉師魯次韻

銅駝陌上得銅洗曾見漢朝風露零寒光未變劫灰黒
古色猶帶宫苔青金人墮淚漫懷古玉女洗頭真寓形

與君作池蝟蕉雪何以報之雙玉鉼
仙掌金盤列風露人間琛寳多飄零忽看銅洗土花碧
側想玉女雲鬟青千年偶在聊寓意萬物終毀無逃形
吾徒汲古寧玩物顧子及泉資綆鉼
右海昌張伯雨蕉池積雪詩一篇其稱羣公次韻僅存
者劉師魯二篇伯雨之為蕉池積雪去今十餘年吳江
村叟周君亦為蕉池積雪視伯雨所為無少異周君喜
其暗合也求書其實并詩以表之始周君豈於貲財好

蓄古玩器無何兵起其貲與故物一昔蕩然俱盡唯守小屋數椽日以此為娛悅人以是多之伯雨已矣在承平時稱為清峭殊特者而周君當事變下有時字點去之際不隨衆境而逝而乃刱意乎此又其奇也雖然氣化盛衰之故恒相迭而無窮也以金石之堅尚不能外此而待人顧於一草之微而獨致意焉者其有所寓矣夫何寓哉妍媸鉅細不可得而擇也消長盈虛不可得而加也彭殤死生不可得而齊一也自達生而言之豈不曰我

於物無滯也而又何校乎然則蕉池積雪之趣固不可以形器求之也求其趣者舍詩無以也余既書伯雨之詩而又書其始末如此至正庚子七月十日甲子華蓋洞著書者饒介識著書二字草連一字

華蓋山人書若鷙鴻躍鯉無窘束留滯之迹為可尚已此篇非其所識烏知不為句曲哉且蕉池積雪凛然清介之操當官者所宜玩心也吾友袁君文理有契於此寳藏久矣今為遂安令將行持以

求題因書此以歸之吳郡金問覲于玉堂之署時

宣德二年七月壬寅也 行楷書 紙本

大化洪鑪孰真宰範金削玉紛飄零雙魚傳來漢

家洗孤鳳飛墮仇池青花層六出本無象秀聚三

奇真有形重煩摩詰作詩畫小杓分清歸硯餅姚

江魏瀚次韻

好事品題成小巧古來風韻未凋零仙人掌上一

團碧摩詰圖中四序青靜對栽培供坐嘯懶教磨

洗是忌形何當月下仍招我贈子中泠水滿瓶後

學嘉禾吕慤

隕霜不殺著麟經况是深寒獨未零幾度只疑窻外緑一枝元向畫中青遥知造化也縮手却羡良工能賦形好在南山白石爛托根同置古銅瓶松

西吴昂

人間芭蕉葉最大雪花一沾無不零云何池上數片葉戴雪不減天家青乃知仙翁有幻術山骨偷

來玄化形何當掬取九霄露洗根供上琉璃缾慈

溪王淮

過眼繁華成一洗至堅之質何凋零一卷秀發崑
山玉幾葉艷以芭蕉青至趣誰煩輞川筆歳寒自
帶春風形先生愛此清入骨想得詩成空玉缾

菊亭子酷愛古書畫重購此卷日不去手益伯雨
師魯之竒句介之之逸筆自有不容不爾者顧僕
何人可續貂乎特以菊亭之好尚不可不嘉耳漫

為書之華亭朱應祥識

世間萬卉遭霜雪便覺索索多凋零崑山片玉閣銅洗傍有蕉葉恒青青始知柔物稟直性造化鼓鑄生殊形丈夫亦有知蕉者日落相看倒玉缾

斯卷乃饒介之臨張伯雨書劉師魯諸作字法遒勁藏圓動于筆端真可寶者也淮南愍翁蔣誼拜

和

句曲仙人遺舊跡百年繼續無凋零漢時銅洗玉

色碧雪裏芭蕉孤影青題詩弔古多寓意看畫於
我獨忘形煮茶汲水臨釣石小杓大瓢何用瓶
成化乙巳四月十九日逸史泊南湖上松菊主者
携蕉雪卷來索作四大字為引卷葢饒介之臨張
伯雨及劉師魯之作且俾予追和因草草應答百
年故物流落人間幸歸之詩書家什襲保護可以
長久予名將亦托之以並存耶綬
清池白石芭蕉老不與蒲柳望秋零寒生六月水

浸玉恍疑瑞草雪中青靈根獨得乾坤氣壺天壯觀山河形何當喚起王摩詰歌對春風酒一缾姚江鮑浩

蕉池積雪

與鹽為羅本同出何事低回受鹽餘千年懷古等珍翫一斗貯清齊糞除瓜皮綠積入膚理硃砂斑駁辭泥淤雪中芭蕉傳妙品詩入無聲良不虛七十六老人夏時正行草書烏絲闌紙本

饒介之四體書卷 紙本高僅尺長幾二丈內項氏諸印不錄

第一段臨右軍帖 原文不錄

第二段書諸葛武侯隆中對 章草原文不錄

第三段書前出師表 草書肥瘦相半原文不錄

第四段書陳壽武侯傳贊 倣顏魯公正書錄存原款如左

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誠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釋者雖微必戮 至正二十有一年秋

九月一日書芥叟

右帖吾友淮南行省參知政事饒介字介之所臨後二十年偶見此卷筆意儘有風度觀者未可以工拙論也乙丑冬至前二日齊郡張紳題于淛江之紫薇樓

丙寅再觀於淛江官居之真實不欺室冬至前一日紳在告觀之欲益神耳

王畛

王季野呈叔方詩帖

眕拙作數首録呈叔方尊兄施郢斤是幸

早春十詠

春日流熙熙朱光射屋角晶熒動几案焜燿穿簾幕淑
氣襲人温輕寒側衣薄晴窓坐來久盎背真意樂
東風生庭隅拂拂翻衣浪仁及紅綻柯德布緑回望芳
情達金閨誦聲遶書幌池塘溢波瀾柔條欣駘蕩
江梅獨清高不與花爭發自是氷雪姿豈受鉛華奪故

來風雪底玉人相慼頻照水昏黄時孤標更超越
依依垂楊柳青眼窺陽春年年郵亭路攀折送行人臨
風搴翠縷映日鎔黄金如何不自持飄揚逐芳塵
蹁躚先春雀風暖喧晴簷驚人鮮得食闞階無停瞻不
趨太倉中小腹恣屬厭高秋寒露下大水須深潛
春流溢芳塘倒影開天鏡漪漪緑生漣漾漾玉澄瑩閒
鷗可尋盟游魚樂行泳清斯清濯纓鑑心鑑其定
鮮鮮牆根草春染千堆藍光凌青袍色夢入新詩譚宛

馬思塞北陽烏辭江南欣然鬱吾目生意性所耽

提壺勸客飲布穀催農耕農耕困耒耜客飲酣簫箏勞

逸分已定廢興時改更物生故如此天運還循行

朝來晒未足兩眼闕眵昏春事已爛熳我懐獨闕渾驥

尾不可附虎舌誰能捫芳塵困涸轍北溟思鯨鯤

天公妙莫測百卉巧剪裁朱朱與白白脂粉如勻腮澤

沾無遺物燒却緑回荄痼陰少成實涉山乏良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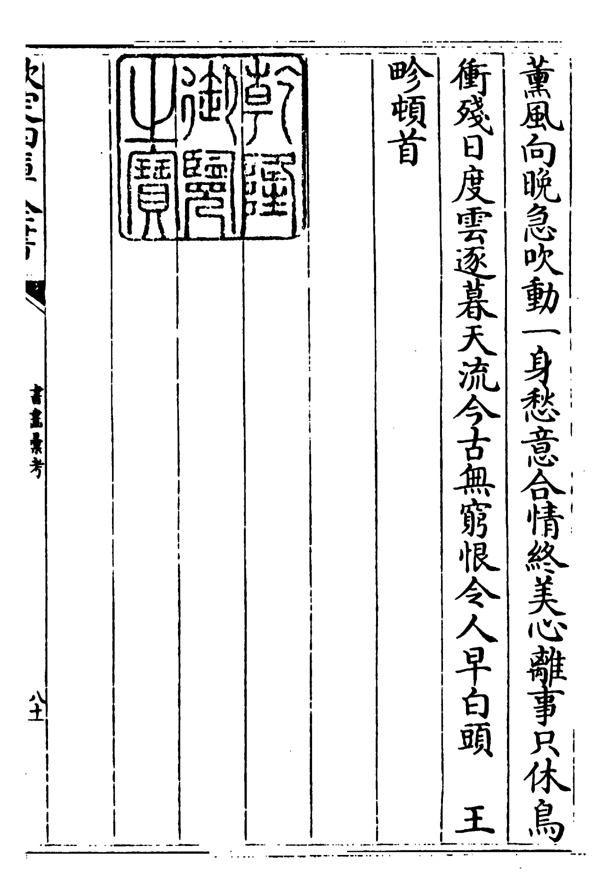
自遣

江湖肆鯨鱣溝闕難容身人情不千日世事有兩心朝暮有顯晦日月常升沉天道我欲問其理幽且深生成無根蒂飄忽寄此身顧盼絶青眼相交少赤心芝蘭棘溷殁泥沙玉空沈乾坤信浩蕩滄溟千古深

放慵

愁到心常結事過心自凉幽憂漫成疾慵放且何妨籠鶴聲難出床龜息穩藏浮生付天地澄慮博山香

晚思


薫風向晩急吹動一身愁意合情終美心離事只休鳥
銜殘日度雲逐暮天流今古無窮恨令人早白頭　王
昣頓首

書畫彙考卷十八